

SURVIVORS 首部曲之 I

狗勇士

倖存者

THE EMPTY CITY

艾琳·杭特◎著 盧相如◎譯



晨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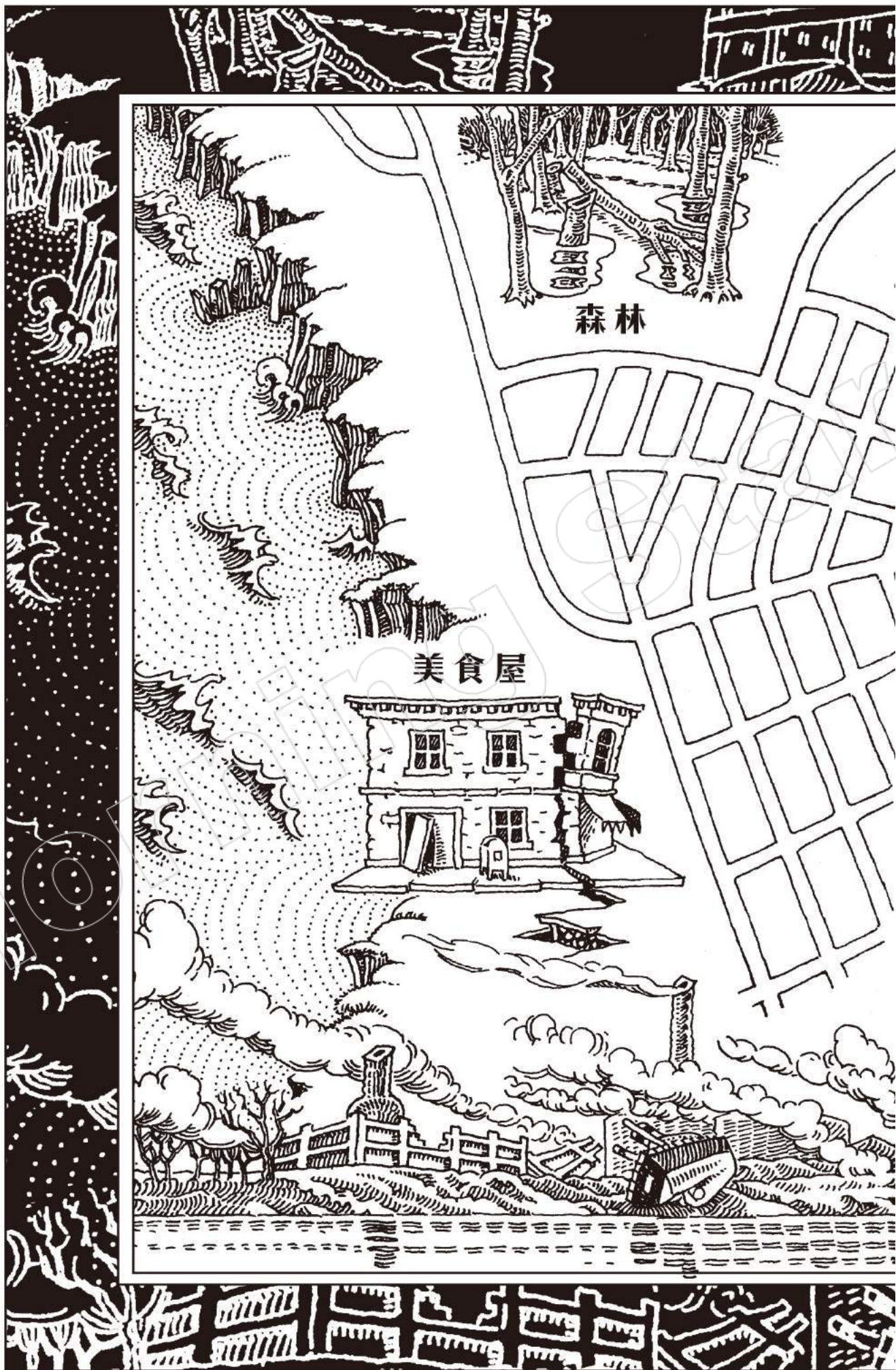
購物商城

長爪的

毀壞屋子

陷阱屋 (收容所)

城市



狗勇士 征戰世界名詞解釋

- 🐾 繞圈儀式 (ritual circle) ，狗睡前圈地抓整臥鋪的儀式。
- 🐾 風暴之犬 (Storm of Dogs) ，爭相掠奪地盤的一場大戰，暴風雨。
- 🐾 天犬 (Sky-dogs) ，意指天空。狗世界的上帝。
- 🐾 地犬 (Earth-dogs) ，意指大地，廣義可指自然萬物。狗世界認為萬物死亡終歸地犬所有。
- 🐾 長爪 (longpaw) ，意指人類。
- 🐾 陷阱屋 (Trap House) ，意指動物收容所。
- 🐾 大咆哮 (The Big Growl) ，意指摧毀城市的大地震。
- 🐾 透明石 (clear-stone) ，意指玻璃。
- 🐾 快腿犬 (Swift-Dog) ，四肢細長的狗，其奔跑速度快。多指靈猓(格雷伊獵犬)。
- 🐾 獨行犬 (Lone dog) ，不隸屬狗幫，獨來獨往，自食其力的狗。
- 🐾 狗幫 (dog pack) ，有首領艾爾帕、副首領貝塔等組織的狗群。有其律法、幫規必須遵守。
- 🐾 籠車 (loudcage) ，意指汽車。
- 🐾 艾爾帕 (Alpha) ，狗幫中的首領，發號施令，負起帶領狗幫責任的老大。
- 🐾 太陽犬 (Sun-dogs) ，即太陽。

-
- 🐾 美食屋 (Food House) ，意指人類的餐廳。
 - 🐾 栓鍊犬 (Leashed Dog) ，與人類同住，享有人類照料吃住的狗。
 - 🐾 腐食桶 (spoil-boxes) ，意指人類的廚餘桶。
 - 🐾 臭味桶 (smell-box) ，意指人類的垃圾桶。
 - 🐾 利爪 (sharpclaw) ，意指貓咪。
 - 🐾 水泥牢籠 (stone cage) ，人類居住的公寓。
 - 🐾 猛犬 (Fierce Dogs) ，皮毛黝黑、體型纖瘦，有堅挺的雙耳與口鼻。多指杜賓犬。
 - 🐾 無日 (no-sun) ，意指夜晚。
 - 🐾 長爪皮毛 (longpaw's fur) ，人類的衣服，外衣。
 - 🐾 農場犬 (Farm-Work Dog) ，意指牧羊犬，多指邊境牧羊犬。
 - 🐾 戰鬥犬 (Fight Dog) ，訓練有素可攻擊、戰鬥的狗，多指德國牧羊犬。
 - 🐾 月犬 (Moon-Dog) ，意指月亮。
 - 🐾 歐米茄 (Omega) ，狗幫中地位最低的層級。不得狩獵或守衛，需要聽命於狗幫中的所

有狗，沒有獲得艾爾帕允許，甚至不得擅自離開狗幫地盤。

角色介紹



幸運

類型：獨行犬
性格：聰明和獨立
特徵：金色長毛的喜樂蒂獵犬，
幼年叫亞普
特殊技能：狩獵



麥基

類型：栓鍊犬
性格：忠實、警覺性高
特徵：領悟力極高且動作敏捷的
母邊境牧羊犬
特殊技能：放牧、狩獵



布魯諾

類型：栓鍊犬
性格：擅於保護、強壯
特徵：強壯的混種德國牧羊犬
特殊技能：未知



瑪莎

類型：栓鍊犬
性格：體恤、關懷
特徵：個性溫柔與善良的紐芬蘭
犬，腳有蹼，擅長游泳，
是一個真正的鬥士
特殊技能：游泳



貝拉

類型：栓鍊犬
性格：體恤、勇敢
特徵：金色長毛的喜樂蒂獵犬，是
幸運的妹妹，幼年叫噤喳
特殊技能：領導



陽光

類型：栓鍊犬
性格：膽小、抗拒改變
特徵：責任心強的長毛馬爾濟斯
特殊技能：嗅覺靈敏

序
言

亞普扭動身子，打個呵欠，激動地低吠了一聲。同窩的手足們緊挨著他，睡得暖呼呼的。四肢、口鼻全擠在一塊兒，就連微弱急促的心跳聲也感覺得到。噤喳趴躺在亞普身上，一隻腳爪扎到亞普的眼睛，亞普甩甩頭，轉身，結果害噤喳翻了下去。噤喳像平常那樣發起牢騷，於是亞普舔舔她的鼻子，表達自己的無心之過。

狗媽媽凝望著孩子，湊近鼻子將他們歸位，舔舐著他們的臉。在躺臥到孩子身邊準備入睡前，她照例進行睡前的繞圈儀式。

「快醒醒，亞普！媽要開始說故事了。」又是噤喳，她一如以往地霸道、老愛發號司令。狗媽媽充滿慈愛的用舌頭舔舔噤喳，嘗試讓她不再吠叫。

「不想聽風暴之犬的故事？」

亞普興奮得挺起背脊，他急切吠道：「好欸！」

「又是風暴之犬？」噤喳咕噥著。

但她的手足們又叫又跳的，淹沒她的抱怨聲，「要！我們想聽風暴之犬的故事，媽媽！」

狗母親在這群幼犬的周圍坐定，尾巴一甩，聲音低沉而莊重。「這是關於閃電的故事，他是一隻動作敏捷迅速的狗勇士。他蒙受天犬的庇佑與保護……不過地犬十分嫉妒他，認為閃電活得夠久了，該是時候吞嚙他的生命能量，結束他的生命，但是閃電動作之快無人能及，他能夠躲過地犬的奪命咆哮——逃離死神的魔掌！」

「我想跟閃電一樣。」約爾睡眠惺忪地喃喃說道：「我敢說，我也可以跑得像那樣快。」

「噓！」噤喳舉起她的金毛爪壓住約爾的鼻子，制止他。亞普知道儘管噤喳嘴裡抱怨，但她跟其他狗兒一樣對這個故事著迷不已。

「第一場大戰就此展開。」狗媽媽壓低聲音，繼續往下說。「也就是教人畏懼的風暴之犬，世界各地的狗兒們都爭相一睹是誰將成爲這世界的

統治者。征戰歲月裡流傳著許多傳說，衆多英雄在戰役中誕生、殞落。

「地犬心想：閃電終究逃不了一死。他的屍骨遲早會淪為她的囊中物，好似這是她的權利。但是精明的閃電認為憑藉自己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肯定能夠再次躲避死神，於是地犬只能設下陷阱捕殺他。」

撲撲的耳朵縮了起來，緊貼著頭，「真是殘忍！」

狗母親朝她湊近鼻子，安撫她，「不，一點都不殘忍，撲撲。地犬有權奪走閃電的性命，萬物皆是如此，我們的祖先死後，屍骨也會一樣回歸大地。」

突然間，四周一片寂靜，所有幼犬靜靜地聽著故事。

「閃電以飛快的速度逃離風暴之犬的魔爪，他的速度之快，讓一群征戰之犬都沒能來得及撕咬他的軀體。就在閃電快要突破重圍，快要脫困時，地犬發出一聲大咆哮，在閃電面前撕裂了地面，崩裂出一個大洞。」

即使亞普聽過千百遍了，他依舊屏住呼吸，跟手足緊緊依偎，腦中浮現閃電即將落入大地可怕的裂縫，任其吞噬的畫面……

「閃電奔馳的速度太快而停不下來，眼見裂開的大地將吞噬他。他害怕地犬最後將取走他的性命，但是閃電受天犬眷顧。」

「就在閃電直墜而下將落入死神的魔爪之際，天犬颯起強勁的疾風，接住墜落的閃電，將他升起，捲入天空。閃電從此與天犬相伴至今。」

幼犬們緊緊簇擁著狗媽媽，抬頭凝視著她。

「閃電永遠都會在那兒嗎？」約爾問。

「永遠。當你見到天空發出閃光，天犬發出咆哮，就是閃電奔向地面，嘲笑地犬絕對抓不到他的時刻。」狗媽媽舔舐著亞普睡眼惺忪的臉，亞普睜得幾乎睜不開眼睛。「聽說如果有哪隻狗兒敢招惹地犬，將會掀起另一場大戰。狗兒們將開始彼此爭鬥，偉大的英雄也會因此誕生、殞落。」

約爾打了一個大哈欠，身體因為想睡而軟趴趴的。「但是不會太快發生吧？」

「噢，我們無從得知。可能很快發生，也可能不會。我們得留心各個徵兆。當世界傾覆、天崩地裂，風暴之犬將再度出現，我們得再次為生存而戰。」

亞普闔上眼皮，他喜歡隨著母親的故事入睡。他知道自己與手足每回都將伴隨著母親逐漸模糊的聲音進入夢鄉。狗媽媽蜷縮身子，守護著他，

故事每回總結束在同樣的地方……

「當心哪，小傢伙們，留心風暴之犬的蹤影……」

Morning Star



第一章

幸

運突然驚醒，恐懼朝他襲來，他的骨頭、他的毛髮。他跳了起來，發出嗥叫。

有那麼一刻，他以為自己還是隻幼犬，與手足們彼此依偎，受到安全的保護，但是溫暖的美夢倏地消失，恐懼搔撓著幸運的皮膚，令人不寒而慄。如果他看得見朝他襲來的恐懼，他肯定會迎面奮戰——但是這隻巨獸是無形的，也聞不到牠的氣味。幸運嚇得發出哀鳴，這可不是什麼床邊故事，這恐懼的感覺再真實不過。

他一心想要拔腿狂奔，驚慌失措中只能胡亂刨抓著、發出吠叫。受困在鐵籠內，他哪兒也去不了。口鼻因為試圖穿越鐵欄杆間的縫隙而發疼，後退一步，同個鐵籠刺痛他的背脊，令他忍不住叫了出來。

其他狗兒離他很近……熟悉的夥伴、熟悉的氣味。他們跟幸運一樣都被關進這個駭人的地方。幸運抬起頭，一次又一次地吠叫，聲音高昂且急切，但是顯然沒有狗兒幫得了他。他的聲音被淹沒在一聲聲狂亂的叫聲裡。

他們全都被關了起來。

幸運驚惶失措不已，拚了命的刨抓地面，雖然他知道這麼做徒勞無功。

他聞到隔壁籠子傳來母快腿犬的氣味，原本友善、安撫人心的氣味，如今卻被充滿恐懼與危險的強烈氣味覆蓋。汪汪，他朝她靠近，感覺到她的身體顫抖。儘管鐵欄杆將他們分隔兩邊。

「甜心？甜心，大事不妙，壞事要臨頭了！」

「是啊，我感覺到了！怎麼回事？」

長爪……牠們到哪去了？長爪將他們抓到這個陷阱屋來，但不忘照顧他們，準備飲水與食物，提供睡覺的地方，清掃排泄物……

這會兒長爪該來找他們了。

其他狗兒同聲發出嗥叫，幸運跟著大家提高了音量。

長爪！長爪！地犬要來了……

幸運腳下似乎有東西在移動，鐵籠開始震動。但是傾刻間寂靜無聲，幸運蹲坐著，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接著，他的周圍以及頭頂上方突然爆發一陣劇烈聲響。

不見身影的巨獸就在這裡……牠的爪子正踩在陷阱屋上方。

整個世界上下震盪、傾覆，幸運被甩向籠子另一邊。幸運痛苦得不知方向。巨獸將他翻來覆去，滾動的落石與碎石的撞擊聲響震耳欲聾。他的眼前一片模糊，一層層的灰煙遮蔽了他的視線。飽受驚嚇的狗兒們發出的尖銳叫喊聲與哀嚎聲，迴盪在幸運的腦袋裡。一大片牆面崩塌於幸運眼前的鐵籠上，幸運向後一躍。莫非是地犬要來奪走他的性命嗎？

說時遲、那時快，巨獸旋即消失。另一面牆接續倒塌，塵土飛揚，教人難以呼吸。高處的鐵籠塌陷墜落在地，扭曲的籠子咿呀作響。

接著，世界只剩一片沉寂，潮溼的氣味瀰漫四周。

血！幸運心想。死亡……

他的胃再度因為驚恐而翻攪。幸運倒臥在一旁，鐵籠壓在他的身上，他用力蹬腿，想要站起身來。鐵籠嘎嘎作響，一陣搖晃，他卻無法起身。

不！他心想。我動彈不得。

「幸運！幸運，你還好嗎？」

「甜心？你在哪裡？」

她的長臉探進毀損的鐵籠，推了推幸運的臉。「牆壁倒塌時，正好砸開了我籠子的門！當時我以為自己死定了。幸運，我逃出來了，但你……」

「幫幫我，甜心！」

身旁微弱的嗚咽聲戛然停止，這意味著那隻狗慘遭不測了嗎？不會的。幸運不願這麼想，他發出嗥叫打破沉默。

「我可以把籠子拉開些，」甜心說，「你鐵籠的門也鬆脫了，我們應該能夠打開它。」甜心咬住鐵籠的門，然後用力拉扯。

幸運想辦法保持冷靜，一心只想把門踹開。他的後腿奮力一踢，伸長了脖子猛咬著鐵籠。甜心緩緩將鐵籠往前拉，偶爾停下來以腳掌撥開落石。

「好了，鐵籠的門又鬆開了一些。等我……」

但幸運可等不及，門的上方裂了開來，他扭開裂隙，然後以腳爪用力拉扯，用嘴咬開門。

鐵籠咿呀作響，幸運感到腳掌一陣強烈的刺痛。但此時鐵籠的門被撞

得歪斜，幸運扭動身體，掙脫籠子，最後終於能站直身子。

他的尾巴緊緊夾在兩腿間，身體仍止不住顫抖。他與甜心瞪大了眼，望著眼前的屠殺場景，四周一片混亂，到處是破損的鐵籠與殘破的屍體。一隻毛髮柔順的小型犬倒臥在一旁，目光呆滯，沒有生命跡象。最後倒塌的那面牆底下，沒有任何動靜，只見殘堆瓦礫中伸出一隻虛軟無力的狗爪。死亡的氣味遍布著整間陷阱屋。

甜心難過地發出嗚咽：「剛剛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幸運聲音顫抖，試著繼續說道，「應該是發生了大咆哮。我曾經……我媽媽曾說過關於地犬的故事，還有她的咆哮。我認為這隻巨獸應該是大咆哮。」

「我們必須離開這裡！」甜心的哀鳴聲掩不住恐懼。

「是啊！」幸運緩緩後退，甩著頭，想要驅散死神的味道。但這味道卻緊追不捨，不斷竄進他的鼻子。

他焦急地環顧四周。塌陷的牆壓垮其他的狗籠，瓦礫成堆。明亮的光線穿透塵煙瀾漫的霧霾，從那照射進來。

「甜心，快朝那邊的瓦礫堆去。快！」

用不著催促，她立刻跳上那堆石頭。幸運因為腳爪受了傷，只能小心翼翼地前進，他不安地四處張望，尋找長爪的蹤影。見到這樣的殘破場面，長爪難道不會來嗎？

他打了一個冷顫，加快腳步，跟在甜心後面逃出去，外面的街頭仍不見任何長爪的蹤影。

他一臉狐疑，停下腳步嗅聞著，氣味卻十分不尋常……

「我們快遠離陷阱屋吧，」他壓低聲音對甜心說，「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們必須在長爪回來前逃得遠遠的。」

甜心低著頭，突然悲鳴道：「幸運，我不認為有任何長爪存活。」

他們不發一語，緩慢前行，一路上不斷有故障籠車發出的嚎叫聲從遠方傳來。威脅感於幸運的體內萌生，他熟知的通道與巷弄都已被斷垣殘壁堵住，但他不放棄，在殘破的建築中嗅聞著，穿過地面上彎曲纏繞的管線。幸運不管甜心怎麼想，他十分確定長爪隨時會回來，他想要在長爪回來前，趕緊遠離那滿目瘡痍的陷阱屋。

等到幸運認為離陷阱屋夠遠，加上甜心再也走不動，該是休息的時候，天色已經一片漆黑。比起短跑衝刺，快腿犬或許並不擅於長途跋涉。

他回頭張望來時的路，地面的影子拉得好長，漆黑的角落成了適合棲身的地方。幸運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不知是否有其他飽受驚嚇且飢餓的動物躲藏在那裡？

爲了逃離大咆哮，他與甜心已精疲力竭。甜心倒臥在地之前，就連例行的睡前繞圈儀式都沒力氣完成，她累得把頭枕在前腳上，閉上不安的雙眼。幸運靠在她身旁取暖，尋求安慰。

我得保持清醒一段時間，他心想，負責看守……沒錯……

幸運嚇得醒過來，渾身顫抖，心跳加速。

他睡了整晚，夢境充斥著大咆哮在遠處發出的隆隆聲響，以及大排長龍，綿延不絕的長爪離他而去，伴隨著籠車發出的嚎叫與喧囂。這裡此時不見其他狗兒的蹤影，整座城市彷彿遭受遺棄。

多刺的灌木叢底下，甜心仍繼續睡著，光滑的身體隨著呼吸徐徐地上下起伏。儘管熟睡的甜心令他倍感安心，但此時他需要的並非是她溫暖熟睡的氣息，他必須喚醒她，要她保持警戒。他湊近甜心的長臉，舔舔她的耳朵，直到她發出滿足的低吟。她起身，嗅聞並舔舐著幸運作爲回應。

「你腳掌的傷勢如何，幸運？」

她的關心立刻讓他感覺到傷口的刺痛，幸運嗅嗅自己的腳掌。他的腳掌留下一道紅色痕跡，發炎的傷口隱隱作痛。他輕輕舔舐傷口，傷口差不多快癒合了，他可不想又弄得裂開流血。

「好多了。」語氣顯得樂觀，但是當他倆從濃密的灌木叢起身後，他的心情隨即一沉。

眼前是已經崩塌、嚴重傾斜震開的道路。因為土地崩裂而暴露在外
的長水管，噴出高高的水柱，在空氣中顯現七彩的顏色。此外，幸運觸目
所及的城市大街也變得歪斜，只見高掛在天的太陽犬，將扭曲變形的金屬
映照得閃閃發亮。記憶中曾經是花園的地方留下一灘平靜無波的水窪。高
聳、堅固的長爪家園如今倒塌，頹圮一片，彷彿被長爪的巨拳揮了一下。

「都是大咆哮造成的……」甜心咕噥著，既驚又怕。

幸運也顫抖著。「甜心，長爪的事，我想你說對了。長爪牠們總是
成群結隊，從不落單，但現在卻毫無蹤影……」他豎起耳朵，伸出舌頭嘗
著，除了塵土與地底泥土的臭味外，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的氣味，「就連籠
車也毫無動靜。」

幸運往一隻斜傾的籠車方向看去，牠的前端半埋在頹圯的牆裡，鐵製的軀體閃現光澤，但已不再發出轟鳴聲，像是沒了生命。

甜心一臉驚恐。「我對牠們一無所知，你稱牠們是什麼？」

幸運狐疑地望著她，她竟然不知道籠車是什麼？

「籠車，長爪利用籠車到處移動，因為牠們跑得沒有我們快。」

甜心對於長爪的最基本認知都毫無概念，這件事令幸運感到不可置信。想到自己將與甜心一起行動不免憂心忡忡。要想在困境中求生存，甜心顯然太過天真。

幸運再次嗅聞著，城市的新氣味令他不安，腐爛的味道，死亡與岌岌可危的氣息流連於城市之中，久未消失。

這氣味聞上去不再有家的味道，他心想。

他踱步至水柱噴發的地方，地面破了好大一個洞。凹陷的地面積了一池油滑的水，池面閃耀著五彩顏色。幸運不喜歡池裡的氣味，覺得難聞極了，但他口渴得要命，顧不得這麼多了，大口大口舔著水喝，盡可能地不在意腐臭的味道，他瞄到一旁甜心的倒影也正舔舐著水喝。

甜心率先抬起頭，嘴邊還淌著水，她舔舔自己尖突的上顎。「太安靜

了，」她咕噥著，毛髮豎起，「我們得快點離開這座長爪鎮，上山去找個空曠的地方。」

「這裡跟其他地方一樣安全。」幸運說，「我們說不定可以在長爪的巢穴裡找到吃的。而且相信我，也有很多適合藏身的地方。」

「也可能有很多躲著其他動物的地方，」她顯得不悅，「我不喜歡。」

「你在害怕什麼？」幸運看著甜心纖瘦的軀體與長腿，可以輕而易舉地越過高聳的草叢，「我敢說你奔跑的速度無人能及。」

「我可沒辦法應付轉角。」她緊張地左顧右盼，「城市裡有太多轉角，我適合在曠野奔跑，在那裡才跑得夠快。」

幸運環顧四周，甜心說得對，他們四周都是建築物，她的焦躁不安不是沒有原因。「那我們至少持續移動，長爪說不定還在附近蟄伏，不論我們是否看得見牠們，我可不想再回到陷阱屋。」

「我也不願意。」甜心附和，噉起的嘴露出白色牙齒。「我們必須找到其他狗兒，組成強大的狗幫！」

幸運遲疑地皺起鼻子，他不是那種狗，他向來不明白為何要跟一大群